

第一章

黑羽

临阳城正从昏然的午睡中慢慢醒来。苍翠环绕着城，像在绿意里打着哈欠的兽，临阳城此刻丢掉了戒心。这城周围没有一片裸地。草甸厚厚一层，爬过土地，四季绵延的生气一直漫过榕树林，抵达箭竹远山。陆慈仿佛嗅到箭竹的青气，午睡结束了，她睁开眼睛。

打开屋子，阳光刺眼。正是晒被子的好时候。陆慈想到弟弟陆鸣害热，那被子总是潮兮兮的。她把被子一点点慢慢展开，阳光蒸发出弟弟身上特有的汗味。陆慈闻着，感到满足。是該把他在航校宿舍的被子也拿回来晒晒了，陆慈想着。

这时，一只黑色的羽毛轻飘飘落在被子上。陆慈捡起那羽毛的一瞬，脸上的表情突然化为惊恐。她看到的不是羽毛，而是一柄闪着黑光的匕首。这城市平和的绿，瞬间便被划破。

“食人鹰！”

街上的人开始叫喊，那些刚把屋门打开的人匆匆又把门窗关上。陆慈拽起弟弟的被子，胡乱抱着冲回屋里，把门牢牢栓上。

“窗户！”她边叫边往楼上跑。陆鸣害热，他午睡肯定是开着窗的。“孙荣，窗户！”

正在午睡的孙荣听到楼下陆慈的声音，猛地睁开眼睛。尽管她的声音微弱，但孙荣马上便感应到危险。他从床上跳起后，又跃到窗前。

一双明黄色的恐怖眼睛正逼近这扇小窗。展开的墨色双翅如天空的一道丑陋疤痕，结着黑痂，逼近孙荣奔赴的小窗。在这一瞬，陆慈以为天塌了。

只听“啪”一声，食人鹰撞在孙荣及时闭紧的窗户上。然而，即使是加厚的双层玻璃也无法承受食人鹰的速度。鹰用利爪猛烈敲打着窗户，玻璃出现多条裂痕。孙荣呆立窗前，陆慈一把把他推开。

“站着干什么？快把陆鸣叫醒！到楼下去。”

孙荣这才缓过神来，转头摇醒陆鸣。

“陆鸣，起来！真是不要命，起来！”

陆鸣翻了个身，依然没有睁开眼睛。

“姐，你看他。我叫不醒！”

“叫不醒就把他背下去。该死。”

陆慈手里挥舞着一根晾衣杆，“快点啊！”

孙荣把睡得太沉的陆鸣扛起来，狠狠掐了他一下。

“哎呦！疼死我了！”

陆鸣终于醒了过来。

孙荣把他拽下床。“睡睡睡，你就知道睡。食人鹰来了！快跑！”

“食人鹰来了跑什么，不该待在家里吗？”陆鸣朝窗口走去，不禁倒吸一口冷气。玻璃已经完全崩裂碎成沾血的碴子。

血来自那只金色的爪子，它正试图拗断八横八竖的窗棂。陆鸣挺身站在陆慈前面。食人鹰看到陆鸣，突然狂躁起来，张开尖喙，一阵嘶鸣。

“你站这儿干什么？快给我走！”陆慈喝道。

“要走一起走。你拿着晾衣杆站这儿又干什么呢？”陆鸣把晾衣杆夺过来，用力捅向那只黑色的老鹰，却被它的利爪一下拗断。食人鹰扳开窗棂，马上就要钻进来了。

“跑啊！”孙荣站在门口高声喊起来。陆鸣拉起陆慈往楼下奔，食人鹰却突然被一条蛇样的绳子锁住脖子。陆鸣停住脚步，只见那“小蛇”盘绕得越来越紧，鹰明黄的双眼暴突，越来越浑浊，根根羽毛乍起。陆鸣突然捂住陆慈的双眼。就在这时，黑红色的血四溅，鹰头生生被蛇索挤爆了。陆慈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只看到鹰朝后一仰，倒在了她晾被子的木杆上。

陆鸣不顾陆慈反对，奔到院子里，找到那条蛇索。它看上去不过是一条用蛇皮搓成的绳子，软趴趴躺在地上。陆鸣伸手去拾，只轻轻一碰，手却一阵痉挛。那蛇索躁动、蜷曲起来，突然有了生命。

“卧纠（滚开）！”一个长着络腮大胡的男人粗声粗气地喝道。他的头发乱蓬蓬的，干草一样粘着凝固的鹰血，左臂膀绕着一尾蛇文身，右手臂缠满蛇索，满身串着蛇骷髅。他一只眼睛半张，另一只几乎完全黏在一起。大胡子走上前来拾起蛇索，陆鸣发现，在他手里那蛇索跟普通绳子无异，一动不动。

“食人鹰会吃人的！”络腮大胡喝道，“你最好滚回你的小屋子里去。”

“不是已经被你……”

陆鸣一句话还没说完，便有数只金色鹰爪从头上掠过。络腮大胡徒手把陆鸣塞进屋内。他非常壮硕，行动却又异常轻捷灵巧。陆鸣伏在窗台上，看着那络腮胡子竟集结出一支猎鹰队伍。每一个猎鹰人身上都文着蛇形文身。

“孙荣，你快过来看。猎鹰人终于进城啦！我老早就听人家说，这猎鹰人都是厉害角色，个个身怀绝技，都是英雄好汉。”

孙荣走过来，蹲下。

“你真是看热闹不嫌事大。他们算什么英雄好汉，不过是想找食人鹰报仇罢了。”

“报仇也是英雄啊。你到底站在哪边的？”陆鸣不忿。

孙荣望着黑压压的天空，叹了口气：“猎鹰人进城说明食人鹰对人类的威胁，已经到了政府都无法控制的地步。这还不定死多少人呢。”

陆鸣无心再听孙荣的悲观分析，他的眼睛全被那个络腮大胡吸引住了。

“危险！”

大胡子攀着雨棚跳上屋顶，还未张开捕网，但见高空中一个黑点极速俯冲，他就被鹰的怒爪拽离屋顶，胳膊上的皮套瞬间纷飞成屑。陆鸣紧紧扒住窗台，刚想打开窗户，便被孙荣拽了回来。

“找死！”

就在这时，络腮胡眼疾手快，甩出蛇鞭，圈住鹰的脖颈。陆鸣惊讶地看到，蛇鞭紧紧裹住的那一圈羽毛竟然全部断裂，

轻飘飘落向惊恐的城市。但黑鹰不是那么容易就被制服的。蛇鞭绕得越紧，它的鹰爪挠得越凶，大胡子都要避闪不及。但他显然是老猎手了，并不畏惧足以把他撕成两半的锐爪。大胡子左手紧钩干裂的鹰爪，右手蛇文暴突，似在游动，一声怒吼，硕大一只黑鹰竟被他生生拽离天空。踩着屋脊奔跑的猎鹰人张开巨网，又一只食人鹰被成功擒获。

“太厉害了，是不是？孙荣？”陆鸣扭头看向孙荣，然而孙荣站在陆慈后面，朝他使眼色。陆慈把陆鸣从窗口拖到屋里的椅子上。

“很好玩是不是？”陆慈看起来非常生气。

陆鸣只好说：“不好玩，但是很厉害啊。姐，你不觉得吗？那个大胡子以后就是我的目标。我也要成为他那样的人，捏爆食人鹰的脑袋。”

“啪！”陆慈一掌甩在陆鸣热血沸腾的脸上。陆鸣的热血凝固了。孙荣也看得目瞪口呆。作为陆家养子，他看惯了陆慈对陆鸣的宠溺，眼前这一幕，竟让他有点不能理解了。

“知道你的命有多宝贵吗？”

陆慈甩下这么一句话便气冲冲走到窗边。漫天黑羽如染血的匕首，刀刀插进陆慈的眼睛。她开始后悔把家安在了这小城。她该带着弟弟去更远的地方。

第二章

弑父者

这日下午，陆慈以为会在大难后看到短暂的平静。她几乎悬着心走在路上，行人稀少，大家都贴着墙角快步行走，仿佛脚边的土地踏错一点就是深渊，或者土地本身就是莫测薄冰。在这当街口，陆慈却发现一个佝偻的男人拽着他的女儿，在路中央走得极快。那女儿脚似在漂浮，轻灵得很，可父亲步履匆匆，却无比滞重。陆慈刚想提醒做父亲的实在该贴着边走，可喉咙里还没酝酿出声音，眼前突然掠过一片黑光，闪电般击中那个父亲。道路开始扭曲，街上顿时纷乱。陆慈下意识闭上眼睛，恐怖的啁啾像是飞远了，她张开眼。

陆慈的噩梦在城市上空重演。那个被鹰爪攥得过紧的男人的身体，在女儿惊恐的眼中，像风筝一样，断了线。陆慈捂住小女孩的双眼，十年前，她也是这样，惊恐而迟钝，目送自己的父亲。

如果不是眼前一幕的重演，父亲，仍是陆慈记忆里断线的风筝。

可何必骗自己呢？父亲早被食人鹰撕成碎片。

陆慈抱紧那女孩，在街上寻找她那或许没能力掩盖脸上惊

惶的母亲。

也许，她还有母亲。

城市已经习惯了危机四伏。如果在这一天里，你能活着迈满日常生活里每一天的常规步数，而不是被鹰爪带到坟场一般的天空，你真该回家插上门，喝酒庆祝。陆慈没有喝酒庆祝的习惯。她只是继续调制药酒，按父亲说的那样，小心翼翼地把那黄色的液体，灌进一个又一个玻璃小瓶。陆溪堂喜爱这些小瓶子，常把瓶口放在鼻尖儿上闻了又闻。陆鸣却不愿闻这味道。陆慈记得，父亲总是硬把陆鸣逼到榻上，她按着陆鸣的膀子，孙荣拢住陆鸣淘气的脚。这时，陆溪堂就会把药塞子拔掉，药酒倒在手上，使劲搓了又搓。陆溪堂几乎是怀着愧疚和无奈，把那双宽大却瘦削的手，热腾腾压在陆鸣的背上。

这对一家人来说都是一种奇异的感受。陆慈仰望着父亲岩石般伟岸的面容，慈爱总在这时化为潺潺溪水，流到孩子们的脸上。然而，随着陆鸣从幼儿长成小童，父亲每一次给儿子上完药酒，似乎都比儿子还要难受。过去陆慈不能理解这变化的因由，可父亲去后，这些药酒瓶子便被她光荣继承了。当然，一同被她继承的还有弟弟们的秘密。

“爸爸呢？”

陆慈听到耳边有奶声奶气的疑问。她从回忆中惊醒，感到怀里一沉，这才意识到她抱着一个孩子，而她们仍处在危险之中。陆慈加快脚步。她需要一个屋顶，这孩子需要一个屋顶。街上的人兀自躲到家里去了。陆慈敲门，无人回应。往谁家廊下躲吗？起不到任何作用。在路人凌乱的步子里，陆慈终于发

现一片气根琳琅的榕树林。至少是个避难的地方吧，陆慈毫不犹豫地朝那里奔去。怀里的女孩似乎意识到什么，这一次略带恐惧地发问：“爸爸呢？”

陆慈在喘息里搜寻她可能给出的答案，然而没有哪一种能粉饰丧父的惨痛。那些该死的猎鹰人呢？为什么就没有人能在父亲被利爪刺穿他的心脏以前，救下他？陆慈看着女孩的眼睛，看到自己的无助。一片黑影掠过密匝匝的、枝叶繁茂的榕树顶，同叶子的阴影混为一潭。陆慈又闻到那煞人的味道，腥得让人发呕的食人鹰的味道。她贴着树干，凹陷在榕树本该迷人的沉默里。她甚至捂住那女孩的嘴，怕她出声引来食人鹰，更怕她再问出那个让她无法回答的问题。

“爸爸呢？”

陆慈望着成对腋生的榕树果，想起自己曾得到的答案：在竹屋。

陆慈端着一碗刚做好的甜羹，往竹屋走。那是父亲陆溪堂建在严陵山上的小筑，在漫山遍野的竹林中，他偏要自己种一片竹子。陆慈刚走到门口，小竹内隐约有人声。陆慈一眼瞥去，看到一抹人影。她驻足。父亲有客时，做女儿的不愿轻易叨扰。可小竹的翠绿突然**窸窸窣窣**，不一会儿，竟开始碎了。父亲的声音里裹挟着愤怒。陆慈清楚听到，父亲让谁快跑的呐喊。手里的甜羹黏稠地打在陆慈的绣鞋上。她的小步子根本来不及迈过那些其实还很嫩的翠竹，一个黑影平地而起，连同陆溪堂的身体，和陆慈过去十几年的幸福安宁，以极快的速度，冲入天空。

不!

那人身上素净的长袍，烂布条一样，风中凌乱；那人平日里挺拔的身体，失了力气；那人，总说着出入该体面，可秽物沾了一身，血浇灭了他古怪的脾气……那是父亲吗？竹叶划伤了陆慈含泪的眼睛。一片朦胧中，陆慈第一次看到后来在临阳猖獗的食人鹰。

这是一种鹰样的怪物，翅膀巨大却斑驳，黑色的羽毛稀稀落落，它的尖喙看上去坚硬，然而残破，头上带着盔，身上还挂着甲片。它飞落在竹屋的屋顶，陆慈尖叫起来，那怪物要进食了！可父亲，他，怎么能作为食物，死去？陆慈的手尽管已经痉挛，她还是摸着脚下的石头，无力地朝屋顶投去。几乎只剩下半的喙这时猛地刺向陆溪堂的眼睛。鲜血飞溅在那怪物破落的盔上。

陆慈痛得失声，然而一声响亮的孩子哭声，突然在背后响起。陆慈扭过头来，看到年幼的孙荣哭着从石头堆里跑出来，他吓坏了。陆慈奔过去抱住孙荣，几乎在同一时刻，一双白色的翅膀挡在陆慈面前。

陆慈最初以为这是食人鹰的同伙，可她明明在翅膀之外看到人类的双腿和一双灵活的，尽管是长满羽毛的手。他一跃而起，腾空一瞬，食人鹰便同丧了魂魄一样，扑扇着翅膀，仓皇飞离竹屋。

长着雪白翅膀的人把伤痕累累的陆溪堂带回小竹之间，将羽毛、竹叶盖在他几乎四分五裂的身体上。陆慈的眼泪扑出来，她抱着抽抽搭搭的孙荣走向父亲。

那怪人这时振翅向后一退。陆慈看清他的正头顶蓄有一条三尺来长的辫子，银色，直插入云。他的脸上戴着一个金喙面具，眼睛竟同刚才那食人鹰一模一样，都是沉浸在眼珠子的明黄里，会疯的那种。

鹰人？

陆慈试图开口，喉咙却像被塞住一样。他只是朝陆溪堂深深一鞠，瞥了眼孙荣，又朝陆慈鞠了一躬。鹰人张开巨大的翅膀，如大鹏鸟一样凭风飞离严陵山。此后十年，陆慈再未见过挥着白翅的人，倒是那些可怖的食人鹰总盘旋在陆家人的屋顶。陆慈常常怀疑自己，白鹰人是不是她惯常的，为美化血腥场面杜撰的回忆，因为明明在现场的孙荣一直在否认白鹰人的存在。然而，更让陆慈感到奇怪的是，当时根本不在严陵山的陆鸣，却总无比认真地说，那是真的。

一阵孩子的哭声响起，陆慈被回忆推了出来。榕树林里继续弥漫着越来越让人崩溃的紧张。腥臭味灌入耳鼻，一片浓重的阴影紧贴着面颊。食人鹰正在朝她们靠近。陆慈紧紧抱住那刚刚失去父亲的女孩子，任她放声大哭，任她替自己放声大哭，然后闭上了眼睛。

“乖，啊，没事了。”

陆慈以为浑身骨骼都会被捏碎，眼睛会被啄成血窟窿，可没想到怀里首先一松。她睁开眼，一个皮肤黝黑而光洁的男人，抱走了怀里的女孩。这人的发式极为古怪，头顶上盘出一座山峰，像极了傣人畜的“天菩萨”。

陆慈颤巍巍站起来，看清了他的长相：深眼窝，厚嘴唇，鼻梁高得让人惊叹，脸上竟连丁点胡茬都没有。他根本称不上是男人，不过是比弟弟们看上去成熟点罢了。陆慈试图抱回那女孩，少年却用他壮硕的胸膛，充满冒犯地一挡。

陆慈窜起一阵火。“年纪一点点怎么不晓得礼貌呢？”

少年笑盈盈地看了一眼小女孩，扭过头来却突然变脸，恶狠狠地盯着陆慈。

“我，英迟。听着，你不会想惹我的。”

自称为英迟的少年又笑盈盈地逗怀里的女孩子，很快她咯咯笑了起来。陆慈上下打量英迟，不记得临阳城里有这号不懂事的孩子。他身披羊毛髯制的披毡，青灰一片，却尤为锃亮，层层压着过于整齐的褶，裤子像车夫一样绑在脚踝处，外面还套了一双硬挺的皮靴。他的眼皮单薄，可眼窝子真像凹到深井里似的，看不到底。

陆慈顶着腿部的麻痹，多迈了两步，挡在英迟面前。

“把孩子给我，我还要带她去找妈妈。”

英迟诡谲地笑笑：“妈妈？小妹妹，你告诉哥哥，你有妈妈吗？”

小姑娘看着突然从天而降的大哥哥，充满信任地说：“我没有妈妈，我只有爸爸。爸爸，他，他被老鹰叼走了。”

小女孩排山倒海的哀伤经自己一提醒，汹涌而来。眼看她又要号啕大哭，英迟把陆慈往边上一推，穿过气根，走到一个工人模样的人跟前。

“别哭，乖，这不是爸爸吗？妹妹，这不是爸爸吗？”

陆慈赶紧跟了上去，仿佛看到奇迹。

这不是刚刚被食人鹰叼走的女孩的父亲吗？他怎么？

“爸爸！”女孩甜美的声音让陆慈来不及深想。

“小姐，谢谢你照顾我女儿。”做父亲的搂住自己的孩子，朝陆慈深深鞠了一躬。他鞠躬的方式那样熟悉，真诚而高傲，似乎对眼前人世都保持适度的距离，而他眼神里的高贵让陆慈怀疑他根本就不是工人。陆慈的脑海中凛然浮过那个曾向她和父亲鞠躬的白鹰人。是啊，他们有着几乎一样的眼睛。那种耀眼的黄色，正一点点浮上来。

“还不走吗？”

陆慈听到那个没礼貌的少年在催她。

“怎么，你们认识？”陆慈反问英迟。

“我不认识他，但他早就认识我。”英迟朝那对父女走去，他的黑披毡鼓胀起来。

陆慈看向那个工人模样的人，希望能从他的表情中得到确认。他点了点头，脸上没有大难不死的庆幸，反而写满决绝和平静。

“快走吧，小姐。天快黑了。”他这样劝陆慈。

陆慈走过去又摸了摸女孩的脸，对小女孩父亲说：“你千万保护好自己，早点带她回家。这路上毕竟不太平。”

“走吧。”

陆慈感到那少年在她的背后猛推了一把。

“今天不会再有食人鹰。”

“这种事情谁都没法保证。”陆慈瞥了英迟一眼，简单整

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，朝城区走去。

“千万不要在你女儿面前再消失了。”就要走出榕树静谧的阴影，陆慈忍不住又回头叮嘱那位父亲。可在刚刚她站过的地方，竟一个人都没有了。

父亲、女儿、少年，陆慈竟一个都找不到了。

她的心里升起一阵恐慌，一根沾了血的白色羽毛落在她的手上。

陆慈仰头看天，晚霞铺满。她找不到父亲的影子。

他根本没有逃过劫难。

榕树的气根在渐渐加重的阴影里，变成垂吊的手臂。英迟一个人在林中穿行，披毡掀起阵阵的风。又一个白鹰隐翼者被干掉了，英迟并不得意。在没有看到女儿以前，他明明已经投降了。可抱到女儿以后，他就不那么听话了。

弱者注定被亲情埋葬。英迟轻蔑地走过失败者父女的尸体。

何况那女儿都不是他亲生的。

侍从鲁阿在树林深处，已经等了有一会儿了。他的头上也盘着一座山峰样的“天菩萨”，两鬓修得极为干净，脸颊松弛，皱纹纵横。鲁阿把身体藏在鼠灰色的披毡里，朽木一般蹲坐。看到有些疲惫的英迟终于走了出来，他迎了上去。

英迟把染血的披毡换下来，扔给鲁阿。鲁阿把一件黑色的干净披毡搭在他肩上，刚要伸手去系缀有金羽毛的带子，英迟挥手挡开。

“我自己来。”

“顺利吗？”鲁阿问道。

英迟摇摇头，“我还以为至少有一次可以相信那些渣滓。可他一见到女儿，就不听话了。”

鲁阿把脏披毡叠起来，跟在英迟后面：“然后呢？”

“还有什么然后？我把他的心脏挖出来了。”

英迟轻描淡写。

“那么他的女儿……”

“有点可惜。吓死了。”

“其实都算不上是女儿吧，我听说隐翼者有一个铁的纪律，不能跟人类通婚，所以他们所有的亲缘关系都是假的。”

“保持血统的纯正，不就是为了这个吗？”英迟边走边说。鲁阿跟在后面，眼睛偷偷瞟着英迟，生怕刚才的话，刺到王的痛处。英迟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。倒是喉咙里一阵奇痒，似乎有什么东西正涌上来。一口血水吐在地上。鲁阿赶过去扶住英迟，英迟又把他挡开。

打斗还是让他负了伤。呸。

头上的山峰突然崩落，一根又粗又长的辫子顺着肩膀落下，在密实的草甸上盘踞成乌黑的明珠。那正是鹰神遗落的眼啊！鲁阿禁不住感慨。英迟却不顾那通神的辫子，只盯着自己刚刚呕出的一点血。突然，他阴森森地笑起来。

“看到了吗？这血里有一半是白鹰高贵的血。鲁阿，你凑近来看看啊。”英迟开始大笑，“我卑贱的、黑鹰的血里有高贵的白鹰血呢，你倒是给我看看啊，有什么不一样的吗？是掺了金子还是钻石啊？”

鲁阿有些怜悯地看着他，不敢上前。年少的王还是无法走

出被放逐的阴影，即使亲手弑父也治不了他的痛。

英迟低着头，呼吸开始滞重。

他宁愿不要那一半的高贵。就当个平民该有多好！

英迟擦掉嘴边的血，抬起头来。

“一定是那个老头儿。”

“什么？”鲁阿有些走神了。

英迟接着朝前走。“老奸巨猾的东西，一定是他想出来的主意。”

“你说的是，白栩？他定了这个规矩？”

英迟点点头。“就是我那个冷血的皇叔。他又是隐翼者的头目——对了——”英迟突然停下来，鲁阿差点撞在他的肩上。

“你们找到他了吗？”

鲁阿佝偻着身子，摇了摇头。

英迟斜眼看他，突然有些愠怒。

“一点线索也没有吗？”

鲁阿还是摇了摇头。

“噶噶里！”英迟的眼睛在黑夜里泛起黄光，身后的披毡半张。鲁阿知道英迟这是真的生气了，吓得赶紧跪倒在地。

“王！白栩的狡猾，他，他那么狡猾……我们……”

“他是狡猾。那你告诉我，我那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呢？你们这群废物，找到他了吗？”

鲁阿的眼睛忽然一亮。

“是，是！我想起来了，我正要跟您报告！白鹰王子就在、就在临阳城内。”